

增訂史記評林

大鄉穆
伊地知貞馨 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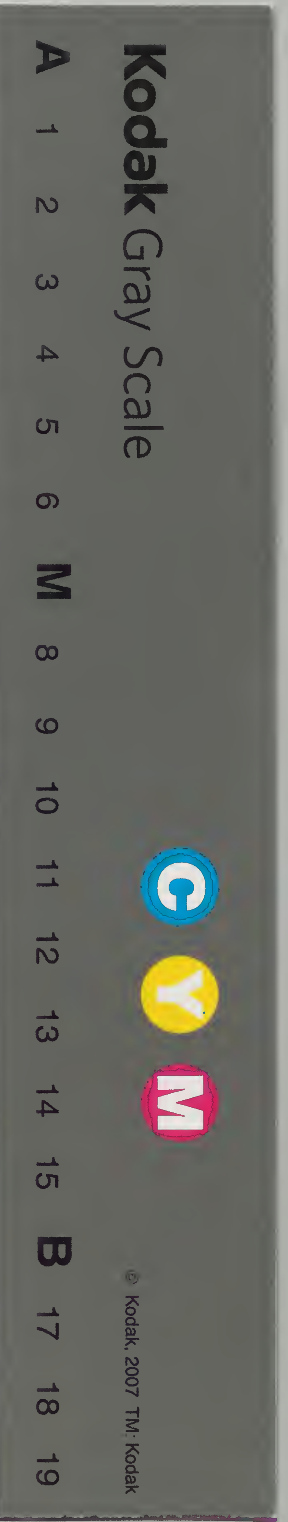
二十四

漢正
一
號

漢書門
五六六號類
一函
四架
二七冊

內閣文庫		
二七九函一〇架	五六六號	漢書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66
冊數	27(26)
函號	279	35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五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日本大鄉穆點
伊地知貞馨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徐廣曰遇一作偶。固無虛言非

獨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高

祖至暴抗也。索隱曰抗音苦浪反言暴猛抗直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閔孺。正義正

皆因關說。詞說曰關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其詞說劉氏云有所言說皆關由之。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

鵲。漢書音義曰鵲鳥名以毛羽飾冠以貝飾帶○索隱曰許慎云鵲鳥也。淮南子云趙武靈王服貝鵲漢官儀云秦破趙以其冠賜侍中三蒼云鵲

傅脂粉。索隱曰傅音付。化閔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正義曰

北宮伯子。正義曰顏云姓北宮名伯子也。按伯子名北宮之官者也。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

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帝參乘鄧通無伎能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徐廣曰着黃帽也。船案漢書音義曰善濯船池中也。一說

能持檣行船也。土水之母故施黃旛於船頭因以名其郎曰黃頭郎。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

後委用漸大手握王爵口啣天憲非

王爵口啣天憲非

茅坤曰佞幸傳無深旨獨其並以誅亡之禍處可為論神
楊慎曰佞幸傳高帝枕一宦者而臥
豈即籍孺
又曰籍孺關說
稱孺恐非名疑佞幸者之稱孺之為言少也
班固序田漢漢
奏制置中常侍官
皆銀瑤左貂給事
殿省文帝時有趙
談北宮伯子顏見
親幸至於孝武亦
愛李延年帝數宴
後庭或潛游離館
故諺矣機事多以
宦人主之自是以
後委用漸大手握
王爵口啣天憲非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復掖庭永巷之職 閨闈房閤之任也 舉動回山海呼吸 變霜露阿旨曲求 則光寵三族直情 午意則參夷五宗 漢之紀綱大亂矣 註頭郎下有索 教反九字 楊慎曰製衣之中 也今人製衣猶曰 製縫醫家曰督脈 人之中持人曰督 線室之中也 董份曰文帝作一 露臺借百金而賞 賜通不惜十鉅萬 亦異也 張之象曰文帝嘗 衣綈衣所幸慎夫 人令衣不得曳地 幃帳不得衣綉以 示敦朴為天下先 雖寵幸鄧通必不 若是之甚史氏之 言未可盡信也

從後推之上天。顧見其衣製帶後穿。索隱曰製音篤。製衫襦之橫者。覺而之漸臺。正義曰括地志云漸臺在長安故城中關中記云未央宮西有漸臺王莽死於此臺。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氏。名通。文帝說焉。索隱曰漢書云上曰鄧通登也悅之。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正義曰賜通巨萬以十也。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正義曰括地志云雅州榮經縣北三里有銅山。即鄧通得賜銅山鑄錢者。邑榮經。即嚴道。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正義曰錢譜云文字稱兩同漢四銖文。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帝啗吮之。索隱曰啗音任格。反吮音仕亮反。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啗癰。啗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為帝啗吮之心慙。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

鄧徐中行曰其富如此四字伏後案似無要緊實文中血脉處 劉辰翁曰四暗字相應心慙由此怨通矣句酒絕 田汝成曰通无他 能獨長公主賜之 假之有微詞矣 凌約言曰以帝富之子前公主給之 于後而竟不免餓 死相也果莫逃已 楊慎曰仁寵最過 為句庸不乃甚篤 為句不否同索隱 句讀已非解又可 笑 茅坤曰非望之寵 无辜之禍

鄧通盜出微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韋昭曰景帝姊也。索隱曰長公主別有物更輒沒入以充贓也。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索隱曰謂公主令人假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索隱曰始天下名鄧氏錢。今皆沒入卒竟無一錢名之也。寄死人家。孝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索隱曰案漢書稱周仁此後人加耳。案仁字文。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索隱曰案庸常也。言仁最被恩寵。過於常人。乃不甚篤。如韓嫣也。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韓王孫媽。索隱曰音偃。又音於建反。宦者則李延年。媽者弓高侯孽孫也。徐廣曰韓王信之子。額當也。今上為膠東王時。媽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媽。媽善騎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媽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媽常與上臥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使媽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騫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媽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

衛比韓嫣索隱曰謂下選爵封於天子而請入宿衛也太后由此嗾嫣徐廣曰嗾讀與銜字同漢書作銜字嫣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賜嫣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嫣遂死而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佞幸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徐廣曰主獵犬也而平陽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索隱曰初詩即新造樂章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臥起甚貴幸埒如韓嫣也徐廣曰埒等也蜀都賦曰卓鄭埒名又云埒者埒等之名久之寢與中人亂徐廣曰一云坐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夏寅曰延年已腐矣曰寢者謂因延年而弟季得與中人亂也

按彌子瑕事見說苑又見韓非

矣雖百世可知也索隱曰彌子瑕衛靈公之臣事見說苑也

索隱述贊曰傳稱令色詩刺巧言冠鷄入侍傳粉承恩黃頭賜蜀宦者同軒新聲都尉挾彈王孫泣魚竊駕著自前論

列傳 柯維祺曰史遷傳王孫嫣則曰出入永巷以姦聞傳李延年則曰出入驕恣寢與中人亂乃若審食其之事豈見列傳王允謂之謗書蓋指此耳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五 終

增訂史記評林 卷一百二十五 按幸列傳 二〇 備進館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吳興凌雅隆增補 温陵李光緒增補

日本大鄉穆點 伊地知貞馨點

楊慎曰滑稽者轉注之器也若漏卮之類以比人之言語捷給應對不窮也余按六書轉注亦取應物不窮之義

註一本如字下有便也二字滑利間有便巧二字

劉辰翁曰滑稽者至鄙至乃直從六藝莊語說來此即太史公之滑稽也董份曰滑稽而引六藝語文意又不相屬恐有誤按談言微中二句總為滑稽要領豈太史公思游俠者而不得見故第及於次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正義曰言六藝之文雖異禮節樂和導民立政天下平定其歸一揆至於談言微中亦以解其紛亂故治一也

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

解紛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索隱曰髡音若魂反贅壻女之夫也此於子如人疣贅是餘利物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索隱曰喜音許既反喜好也喜隱謂好隱語也

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竝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

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

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

增訂史記評林 卷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傳 三〇 條進舖

○焦竑曰此傳載孫叔敖優孟事甚詳予得漢延熹中碑書是事微不同云病甚臨卒將無棺柳令其子曰優孟嘗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善雖言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為樂優孟乃言孫叔敖楚之功即慷慨高歌泣數行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即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功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下濕境墳人所不食遂封潘鄉潘即固始也而所載歌絕奇曰貪吏而可為而不可為廉吏而不可為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污名而可為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被禍而賈貧食更苦若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其語憤世嫉邪含思哀怨過於慟哭此此傳所書遠甚

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榱楓豫章為題湊蘇林曰以木累棺外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正義曰榱槨類也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楚莊王時未有趙韓魏三國索隱曰案此辯說者之詞後人所增飾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隴竈為槨索隱曰隴竈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索隱曰隴竈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

為而不可為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污名而可為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被禍而賈貧食更苦若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其語憤世嫉邪含思哀怨過於慟哭此此傳所書遠甚

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索隱曰案謂優孟語孫叔敖之子曰汝無所遠有所之適他境恐王後求汝不得者也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抵掌而言張載曰談說之容則也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昧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

增訂史記評林 卷一百一十九 備遺錄

計之言皆涉于忘
王九思曰漢蕭何
亦云子孫无令為
勢家所奪即此類
也

余有丁曰據呂氏
春秋則史自別傳
未必實也

按此下置酒天

兩一段欲大苑

圍一段欲漆其

城一段總歸善

為笑言合于大

道二句上又即

篇首談言微中

二句意也特換

文耳

徐中行曰齊宣

王好鳥獸魚鼈盼

子曰王之所以處

鳥獸魚鼈無不得

其所矣彼必感王

之德而知所以報

王矣今齊與洗

河濟洗泗同溢民

庶洗離無人以極

之臣請舉豹三晉

合兵伐我侵車東

至阿無人以治之

臣請舉虎瀛博之

間海溢水胃于城

郭無人以疏之臣

請舉鼈四郊多壘

烽火不絕狗偷鼠

竊乘時而與無人

以治之臣請舉狐

於是宣王下令放

禽獸開沼澤與民

共之此正與優旃

麋鹿觸冠之說相

似

陳仁子曰直載其

事談言微中之驗

也

楊慎曰太史公贊

滑稽語亦近滑稽

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廣徐

曰在固始○正義曰今光州固始縣本寢丘邑也呂氏春秋云楚孫叔敖有功於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利地荆楚間有寢丘者其為地不利而前有妬谷後有反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叔唯寢丘不奪也

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正義曰檻御覽反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正義曰今岐州雍縣及陳倉縣也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

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為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左可以覽觀楊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

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索隱曰案東武縣名子他孝景六年乘市國除蓋他母常養武帝帝莊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糒殮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

於左一本作左

徐中行曰少陵詩所謂投帶郭舍人者即此滑稽而

免乳母於徙者也
西京雜記稱郭舍
人能投壺一箭七
十二驍驍者自壺
躍出復以手接之
屢投屢躍不墜地
也其名有倚竿帶
劍狼壺豹尾龍首
尤妙者有蓮花驍
然則郭舍人蓋不
時以言詞幸而且
以伎術幸者

按漢書此傳全
而極工

邵寶曰朔何言哉
而武帝讀之若是
其勤也董生之對
何獨不然魏文侯
端冕聽古樂則唯
恐臥聽鄭衛之音
則不知倦帝之情
蓋如是雖然朔之
言亦每有諷諫之
意惜帝不能擇而
用之耳
楊慎曰乙謂讀其
止處而書記如乙
字以紀之今之書
程起止也

茅坤曰方朔本意

得假情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擊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謫讚之者索隱曰謂武帝罰乳母之人也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索隱曰仲長統云遷為滑稽傳叙優游事不稱東方朔非也朔之行事豈直旃孟之比哉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索隱曰案東方朔亦多博觀外家之語則外家非止經史即傳記雜說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正義曰百官表云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漢儀注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夜

徵召者總領之秩六百石凡用三千奏贖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

二月乃盡詔拜以為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汗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為郎又為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索隱曰司馬彪云避世無水而沈之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

晉丁巳已平林 卷一百一十一 朔 朔 朔

許應元曰以時立論甚得之

按楊雄解嘲班固實戲皆祖此

與論議共難之。索隱曰案謂期設詞對之即下文答客難是也。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為為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席安於覆孟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

茅坤曰方朔立身處

按東方朔修身之言似亦開道惜其徒為寵榮計耳所以卒流于滑稽光緒曰滑稽言口給便利應答若流也不第以恢諧為滑稽今摘其一二以補傳晉文即位探策得一群臣失色裴成公進曰臣聞大得一以寧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真梁高祖問王侍中朕為有為無對曰陛下應萬物為有體至理為無宋文帝釣天泉池垂綸不獲王景文曰臣以為垂綸者消故不獲

儀蘇秦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傅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岷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有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後閣重正義曰建章宮在長安縣故城櫟中有物出焉索隱曰重音逐龍反櫟音歷重櫟欄楯之下有重欄處也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殮臣臣乃言詔曰可已殮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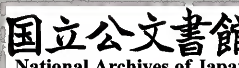


貪餌元魏高祖
名子恂悅悅
崔光名子幼昂
勉高祖曰我兒
名旁皆有心卿
兒名旁皆有力
對曰所謂君子
勞心小人勞力
周武自彈琵琶
屬梁王蕭歸舞
因起謝曰陛下
既親撫五絃臣
敢不率同百獸
此雖取捷供奉
語不妨雅致故
錄之以附滑稽
茅坤曰方朔終以
正義自完
柯維騏曰按東方
朔事詳漢書雜
談諧然其諫上林
苑諫內重儉置酒
宣室及述孝文恭
儉以過淫侈有汲
長孺之直焉夏侯
謙嘗贊之曰出不
休顯入不憂戚雄

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
謂騶牙者也。索隱曰騶音郭此駒以意自立名而偶中也遠方當來歸義
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
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
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
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
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願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
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
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徐廣曰衛青傳曰子夫之弟也封爲長平
侯從軍擊匈奴至於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
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
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徐廣曰衛青傳云齊乘說青而拜爲東海都尉將
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

節邁倫高氣蓋世
可謂拔乎其萃
氏誤以滑稽目之
楊雄班固於朔亦
云何哉
茅坤曰漢書詳而
工甚
於吾一本作余
吾
余有丁曰按東郭
本名寧乘而東郭
先生則人稱之者
黃洪憲曰東郭
先生與王先生事
頗相類豈智謀之
士所見畧同乎果
爾則當列之儒林
不當以滑稽目之
惜東郭生以方士
待詔耳
王維楨曰大將軍
用金五百斤而東
郭得以拜宦可謂
善通巧宦矣
余有丁曰按附此
一段正以見上之
幸王夫人而東郭

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
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
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爲王夫人
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爲此問之
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
生拜以爲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
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
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
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爲二千石佩青綬。徐廣曰
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
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徐廣曰東郭先生也此所謂衣褐懷
寶者也。索隱曰此指郭先生也其言身衣褐而懷寶玉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
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
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



之計誠便也
按此淳于髡事
誤入于此
光緒曰此諸少
孫補得所未備
非誤入
附錄

藝苑危言云宜
政門咸里子邢俊
臣性滑稽喜嘲咏
常出入禁中善作
詠江仙詞末章必
用唐律兩句為諷
以寓調笑徽皇置
花石綱石之大者
曰神運石大舟排
載既至上大喜置
真嶽萬歲山命俊
高字為韻末句云
崑崙萬丈與天高
物輕人意重千里
送鷲毛又令賦陳
朝槍以陳字為韻
槍亦高五六丈圍
九尺余枝覆地幾

百步詞末云遠來
猶自憶梁陳江南
無好物聊贈一枝
春上容之不忍也
內侍梁師成位兩
府甚尊顯以文學
自命尤自矜為詩
因進詩上稱善顧
謂俊臣曰汝可為
好詞以咏師成詩
句之美且命押詩
字韻俊臣口占末
云欲知勤苦為新
詩吟安一箇字撚
斷數莖髭上大笑
俊臣小才亦是滑
稽之雄子陰若在
當為絕倒

王維楨曰王先生
有益子太守因益
子已身此求與俱
初心也
按此當勸入循

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敖倉當
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為置王然關東國莫
大於齊可以為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
死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
曰案韓詩外傳齊使人獻鵠於楚不言髡又說苑云魏文侯使人無擇獻鵠於齊皆略同而事異殆相涉亂也出邑門道飛其鵠徒
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
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
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
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
佗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
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索隱曰漢書宣帝徵北海太守有
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
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

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
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
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為我呼吾君
至門內遙語戶郎為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
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正義曰青州令無盜賊君對曰
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
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
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
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
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
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
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
為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為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
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魏文侯

吏傳 董份曰西門豹賢令也徒以一時權詭而遂列之滑稽未嘗 邵實曰先是數年秦以君甥妻河蓋夷俗之漸久矣此政父老所苦者巫不殺則妖不止然易不先之以教乎孟子論殺有所謂生道者豹蓋近之吾獨怪其術之勝耳不然則何媿於陳子亢之止殉葬哉子亢仁術也豹術而未仁 伯上一本有河字

時西門豹為鄴令正義曰今相州縣也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正義曰河伯華陽潼鄉人姓馮氏名夷以故浴於河中而溺死遂為河伯娶婦也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鄰三老廷掾常歲賦歛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正義曰緹他禮反顧野王云黃赤色也又音緒厚綰也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正義曰亭三老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

三二一本作二千一本作十

董份曰娶婦本神奇之事故投巫亦以神奇用之 又曰大巫嫗諸弟子及三老等以娶婦殺女者不可勝計今悉案死亦未足快且不能靈誠惡俗故乘其時而投之民乃驚恐雖行誦而正者也 又曰但廷掾豪長者乃獨釋留尚未盡法耳 董份曰諸先生序事每學太史公欲恣肆而無法故多失之于繁瑣而此序西門豹投巫嫗等事一時如見蓋舊文也 又曰按西門豹若徒沉巫嫗不洩水

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千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正義曰簪筆謂以七尺裝管頭長五寸插於冠前為華也磬一片黑石凡十二片樹在東上擊之其形皆中曲垂兩頭言人腰側傾也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

劉辰翁曰張守節謂日者傳非太史公所作觀其辨肆淺淡亦豈諸生所能

索隱曰一本作墨子曰按呂東萊考訂云此太史公所

黃東發曰六一公欲作文先頌日者傳一過

唐順之曰韓子王承福傳本此董份曰漢與而有言高祖時已有不特一代王也楊慎曰司馬季主所稱引並老莊之言

按季主蓋以下隱者

柯維祺曰司馬季主傳文雖可誦第賦體非傳體也蓋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吳與凌雅隆輯核 溫陵李光緒增補

日本大鄉 伊地知貞馨 點

索隱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墨子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然則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索隱曰案名卜筮曰日者以墨所以下筮占候時日通名日者故也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於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

興而有索隱曰案周禮有太卜之官此云由漢興者謂漢自文帝卜太橫之後其卜官更興盛焉司馬季主者楚人也索隱曰按云楚人而太史公不序其系蓋楚相司馬子期子反後姓也季主見列仙傳卜於長安

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正義曰漢官五日一假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

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下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索隱

中曰卜數猶術數也音所具反劉氏云具數筮之亦通筮必以易易用大衍之數也二人即同興而之市游於卜肆

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間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

中曰卜數猶術數也音所具反劉氏云具數筮之亦通筮必以易易用大衍之數也二人即同興而之市游於卜肆

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間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

中曰卜數猶術數也音所具反劉氏云具數筮之亦通筮必以易易用大衍之數也二人即同興而之市游於卜肆

顧詭曰士之不才
如季主所譏者信
有之然非士人主
孰與治天下耶但
昏主亂朝不才尊
用耳今痛斥之專
用日者可乎

余有丁曰按此指
擿世情甚剴切而
誇詡卜筮未妙

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索隱曰音釋適猶調也才賢不爲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索隱皇翔乎蘭芷芎藭弃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基徐廣曰式音拭也旋轉也拭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綱加地之辰故云旋式基者筮之狀正基蓋謂下以作卦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索隱曰謂卜之不祥則或不收也卜吉而後有故云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倣文王八卦索隱曰倣音方往反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

楊慎曰不自知其
爲誕忽舉天地所
不足爲自解脫計
余有丁曰按此切
當談士之情

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

劉辰翁曰導惑教愚四字似古語有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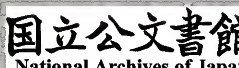
黃震曰按士大夫雖未必皆賢然必士大夫布列中外而後庶民得以生息于其下若下為伎浪游竊食又不得與庶民之賢者比顧乃算計利害自逞得計反譏士大夫之不肖而宋忠買誼反屈于其說哉愚故曰未必皆其實也而乃傳之者不得于當世之忿心爾

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徐廣曰莫大於此矣然欲疆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為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索隱曰芒莫郎反悵然噤口不能言索隱曰悵音暢噤音禁劉氏音其錦反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徐廣曰音所糈索隱曰糈音所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索隱曰糈音所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

握粟出卜是也董份曰太史公雖其體務宏深然其詞極精嚴時涉浩漫義亦微妙如龜策貨殖游俠等傳其論議亦有出入而文則絕高矣曰者傳汪洋自肆然其間似亦有繁詞又非諸大之筆意者所記季主自有當時舊文而諸述之耶

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徐廣曰曾一作莊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索隱曰言宋忠身是絕其根本也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其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間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



張之象曰此段祖貨殖傳末段總叙之意

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傳曰富為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技能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斲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技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舍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為郎時與太卜待詔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索隱述贊曰日者之名有自來矣吉凶占候著於墨子齊楚異法書亡罕紀後人斯繼季主獨美取免暴秦此焉終否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七 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八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吳興凌雅隆輯補 溫陵李光緒增補 日本大鄉 穆點 伊地知貞馨點

索隱曰龜策傳有錄無書褚先生所補其叙事煩雜略無可取○正義曰史記至元成間十篇有錄無書而褚少孫補景武紀將相年表禮書樂書律書三王世家脚成侯日者龜策列傳日者龜策言辭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著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徐廣曰國一作革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著龜已則弃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著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著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為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為後世衰

趙恒曰惟日者特為季主故又有龜策傳不然日者即龜策也何又重書哉然事之至微而為之傳者太史公論六家之要道德儒墨名法列傳所紀備矣而陰陽未有傳此日者龜策二傳所以作也董份曰龜策傳闕博精雅惜其文不全而為褚先生補耳劉知幾曰子長列傳其所編者惟人而已至于龜策異物不類背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策所記全為志體向若與八書並列而定以書名庶幾乎同聲相應者矣

按漢書方術論

云凡推步卜相醫巧皆技也能以技自顯于一世亦悟之天非積習致然士君子能之則不迂不泥不矜不神小人能之則迂而入諸拘泥而弗通大方矜以夸衆神以誣人故前聖不以爲教蓋吝之也

趙恒曰龜策傳亦陰陽家言也自叙三王不同龜五帝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畧闕其要作龜策列傳太史公論正與叙合所謂畧闕其要也又按當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云云百僚蕩恐此武帝時政之大謬者丘子明屬不爲傳而因作龜策以見之

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爲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爲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卽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倫超奇者爲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下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奸窮亦誅三族。夫搃策定數。徐廣曰。搃。音達。一作達。索隱曰。搃。謂兩手執著分而切之。故云搃策。灼龜觀兆。變

所謂微而顯志而晦。傳之變也。乃直求之龜卜而補以太卜占龜之雜說。謬亦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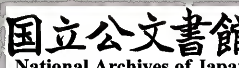
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爲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左傳曰。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左傳曰。靈王卜。曰。余尙得天下。不吉。按龜。詢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界。余必自取之。索隱曰。詢。音火。候。反。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索隱曰。悖。音倍。音佩。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徐廣曰。蓮。一作領。領。與。蓮。聲相近。或假借字也。著百莖共一根。徐廣曰。劉向云。龜千歲。而靈著百年。而一本生百莖。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爲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爲郎。

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
不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
人闕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
能得。故之大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
卜事。編于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
傳曰。索隱曰。此傳即太卜所得占龜之說也。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擣蓍。索隱曰。擣。搗古。擣字。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
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捎兔絲去之。即以擣燭
此地。徐廣曰。籊。籊也。蓋然。火而籊。置其上也。音薄。陳涉世家曰。夜籊火也。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
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
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蓍生滿百莖
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
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蓍
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

出一本作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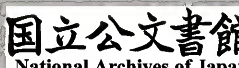
上蓍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
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
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
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
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
者。此某之龜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
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
所深藏之。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乎。故玉出於
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徐廣曰。一。無不字。許氏說淮南以。為滋潤。鍾於明珠。致令岸枯也。潤
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蚖蠶伏之。
徐廣曰。許氏說淮南云。蚖。龍屬也。音決。○索隱曰。蚖。音為。蛟。音龍。注音決。誤也。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
服。能得百莖。蓍并得其下龜。以卜者。百言百當。足以決
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
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



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為神寶。傳曰：取前足臙骨穿佩之。徐廣曰：臙音乃毛反。臙音乃導反。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為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索隱曰：按萬畢術中有石朱方。方中說嘉林中故云。傳曰：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鷗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徐廣曰：正長也。為有土之官長。諸侯得我曰：子一作子。得我者匹夫為人君有土正。諸侯得我為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杆。徐廣曰：孤反。林中者齋戒以待。譏然以醮酒佗髮。徐廣曰：佗一作被。索隱曰：佗音徒我切。謂被髮也。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歟。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龜何為輒殺取其甲乎。

楊慎曰：宋元王殺龜事連類衍義三千言皆用韻語。又似褚先生筆。必先秦戰國文所記亦成一家不可廢也。
余有丁曰：按宋不稱王止假稱王而滅无元王也。春秋時有元公亦失德以詐殺諸公子。无強盛之事得龜之說當是卜者家別傳。
唐順之曰：此文本不佳以韻勝。

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泉陽人網龜者。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索隱曰：宋元君之臣也。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



增訂史記評林 卷一百一十八 四庫全書

楊慎曰此篇凡用昔者皆訓夜也以上文視月觀斗言之恐只是夢之夜耳

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式音勅。徐廣曰。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為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立服而乘輜車。其名為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為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莊子曰。得白龜。圓五尺。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

青黃雲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為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倉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為賢。德厚而

倉一本作蒼

增訂史記評林 卷一百一十八 龜策列傳 五

邵寶曰宋元王不忍於龜猶齊宣王不忍於牛也此皆所謂是心足以王矣者然九江大龜固有納錫之興矣

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為不仁上為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為為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為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佗故其崇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歎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為寶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亾彊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彊身死國亾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彊之道江河為湯武我為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

得而非取宜與大古不相似然納錫之龜猶庖人之牛見聞所不及者也其與夫延頸而前縮頸而却者異矣納錫義也不殺仁也

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為山高而不壞地得為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徐廣曰誕一作作龜音土和反○索隱曰誕音田爛切說音漫又並如字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為眾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為仁義或為暴彊暴彊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忽忽疾疾徐廣曰一作作病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義正傳為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曰說文云衣服謂諸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蛇之怪謂之孽也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為之城郭內經閭術外為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為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

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養以五穀耕之耨之。徐廣曰耨。○正義曰耨。○

覆種也。說文云。耨。摩也。田器。 鉏之耨之。徐廣曰耨。○除草也。 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

其利。以是觀之。非彊不至。故曰。田者不彊。困倉不盈。義正

曰說文云。圓者謂之。之困。方者謂之。虞。 商賈不彊。不得其贏。婦女不彊。布帛不精。

官御不彊。其勢不成。大將不彊。卒不使令。侯王不彊。沒

世無名。故云彊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

於彊。無不有也。王以為不然。王獨不聞玉積。雉徐廣曰。雉。一作。○

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鑄石拌蚌。徐廣曰。鑄。音。○

索隱曰。鑄。音。○拌。割也。 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為大寶。大寶所在。乃為

天子。今王自以為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為彊。不過

鑄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今龜使來抵網。而

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

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

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

董份曰此段文古

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為期。聖人徹焉。身乃無

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

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

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

道矣。諛臣有衆。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為無道。勸以貪

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

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

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

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為左彊。誇而目巧。教為象郎。禮記曰。○

室。鄭玄曰。但用巧目。善意。作。室。不由法。度。許慎曰。象。牙。郎。 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玉之器。象箸

而羹。索隱曰。箸。音。持。慮。反。則箸。即。筋。為。與。羹。連。或。非。箸。樽。也。記。曰。羹。之。有。菜。者。用。挾。挾。者。筋。也。 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

脰。脰。音。脰。也。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

之石室。索隱曰。按。殺。周。太子。歷。在。囚。文。王。昌。之。上。則。近。是。季。歷。季。歷。不。被。紂。誅。則。其。言。近。矣。無。容。周。更。別。有。太。子。名。歷。也。 將以昔至明

陰兢活之。徐廣曰。兢。一作。兢。○與之俱入於周地。得太公望

興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為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即自殺。宣室徐廣曰：天子之居，名曰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涓湯徐廣曰：涓，音館。一作沸。○索隱曰：涓，沸也。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狼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為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為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彊也。故云取之以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為使，通於天地，與之為友，諸侯賓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為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

比桀紂為暴彊也。固以為常，桀為瓦室世本曰：昆吾作陶，張華博一物記亦云。桀作瓦蓋，是昆紂為象，即徵絲灼之，務以費民索隱曰：灼，謂燒也。燒絲以當薪，務費人者也。賦斂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韋為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颶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並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剋紂，其時使然，乃為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為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索隱曰：蓋欲神之，以謝天之質。向日者，天之光明，著見者。

則能讀此詩能讀
此詩則能讀張籍
祭退之詩
王維禱曰按再述
此重複甚无謂

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衡度。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諫王留神龜。以為國重寶。美矣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來久矣。余述而為傳。

三月 二月 正月 正義曰言正月二月三月。右轉周環終十二月。者日月之龜。腹下十二黑點為十二月。若二十

八月 十二月 十一月 中開內高外下。正義曰此等龜也。至首仰大者皆卜兆之狀也。 四月 首仰

足開 索隱曰音琴。吟。謂兆首仰起。 首俛大 索隱曰俛音免。兆首伏也。 五月

橫吉 首俛大 正義曰俛音免。謂兆首伏而大。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日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卜暮昏。

龜之微也。 謂微也。謂龜也。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殺。及以鑽之。

常以日旦祓。 謂祓也。謂龜也。以水雞卵磨之。而呪。先以清水澡之。以卵祓

之。 正義曰以常月創。謂祓也。以雞卵磨之。而呪。先以清水澡之。以卵祓

洗之。 以雞卵磨之。而呪。先以清水澡之。以卵祓

人若已卜不中。皆祓之以卵。東向立。灼以荆。若剛木

土。 徐廣曰一作十一。○索隱曰按古之灼龜。取生刑枝及生。豎木燒之。斬斷。以。○索隱曰。士字合依劉氏說。當連下句。 卵指之者三。 正義曰

中。以土為卵。三度指之。 三周繞之。用。不祥也。 持龜以卵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梁

卵煇黃。 索隱曰。梁。米也。卵。雞子也。煇。龜木也。音次。第之第。言燒。刑枝。更遞而灼。故有煇。中之色。主土。而信。故用雞也。○正義曰。煇。音題。煇。焦也。言以梁米。祓去玉靈之不

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辯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其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二

寸。卜先以造。 徐廣曰。音龜也。灼鑽之處。物若木也。 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

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 徐廣曰。一作止。 各三。即以造

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 索隱曰。尊神龜。而為之。作號。 夫子玉靈。荆灼

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筮。 徐廣曰。音策。○

良貞。 徐廣曰。一作身。 其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發鄉

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

不相應。手足滅去。

其一本作某
八一本作入

索隱曰。數。音所具。反。籥。音近。策。或籥。是策之別名。此卜筮之書。其字亦無可礙。他皆放此。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如神龜之靈知人

死知人生某身良某欲求某物即得也頭見足發內外

相應即不得也頭仰足盼內外自隨可得占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開內外交駭身節折

不死首仰足盼卜病者崇曰今病有崇無呈無崇有呈

兆有中崇有內外崇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橫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即不得呈

兆首仰足盼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

首仰足盼呈兆若橫吉安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擊之當

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外下不勝足盼首仰身首

作簡。內下外高

廣徐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盼首仰若橫吉安安

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足盼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盼盼勝有外不見足開首

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盼首仰不來足開首仰

若橫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盼外首仰不去自去即足

盼呈兆若橫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折首

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折節

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自垂不

首仰足開

卜

孰足胎首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胎身節有疆外不疫身正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首仰足開身作外疆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不吉首仰身節折足胎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首仰足胎有外

卜追囚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胎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足胎首仰若橫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內下不遇呈

光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命曰橫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曰瘳不死繫者

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出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一日不得不得行者不行來者

環至過食時不至不來擊盜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歲稼不孰民疾疫無疫歲中無

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囚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買得追囚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柱徹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市買不

得憂者毋憂。追囚人不得。命曰：首仰足盼，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解，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者不來，聞盜不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官有憂，居家多災，歲稼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有兵，聞言不聞，見貴人吉。請謁不行，行不得善言，追囚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甚霽不霽，故其莫字皆爲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故定以爲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足盼，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盜不見，聞盜來內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追囚人不得，財物財物不出，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命曰：呈兆首仰足盼，以占病，病不死，繫者未出，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久多憂，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病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不得，漁獵得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不見吉。請謁追囚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盼，以占病，病不死，繫者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聞盜來，徙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少，歲中毋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囚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
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聞盜來不
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
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
盜雨霽霽小吉不霽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橋以占病卜曰毋瘳死繫者毋罪出
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合交等聞
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
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遇盜雨霽雨霽大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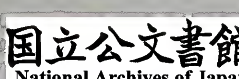
命曰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見聞
盜不來徙官徙居官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
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
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
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來不
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
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盼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繫者不
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行不行來者來
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官有憂無傷也居家室多憂病歲
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行遇盜
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
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
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
大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
命曰橫吉榆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

不行一本作不
得



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見貴人吉歲孰歲中有疾疫母兵請謁追囚人不得漁獵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囚人漁獵不得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吉不久居家室不吉歲不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囚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相見不相合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憂見貴人吉歲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霽吉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久毋傷求財物買臣妾馬

牛請謁追囚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盜行不合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中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盜雨不雨大吉命曰首仰足盼外高內下卜有憂無傷也行者不來病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內下卜病不死有崇而市買不得居官家室不吉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久毋傷吉命曰頭見足發有內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死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囚人漁獵不得行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家室不吉歲惡民疾疫無死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內下以占病不死有外崇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行來聞言不來擊盜勝聞盜來不來徙官居官家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聞盜遇盜雨不雨霽凶

命曰首仰足盼身折內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有用勝聞盜來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不吉歲不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喜請謁追亡人不得遇盜凶

命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者不出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相應自橋榆仰上柱上柱足足盼以占病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

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居官家室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孰民疾疫有兵有兵不會行遇盜聞言不見雨不雨霽霽大吉

命曰頭仰足盼內外自隨卜憂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居行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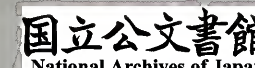
命曰橫吉下有柱卜來者來卜日即不至未來卜病者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繫者出

命曰橫吉內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者有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不出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自舉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病者



余有丁曰凡言此者必當時有象而繫之以此詞今無象特存其占耳

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足盼以下有求得病不死繫者母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盡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柱足以作以下有求得病死環起繫留母傷環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吉可以舉兵

此挺詐有外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禍罪聞言母傷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詐有內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留禍罪無傷繫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詐內外自舉以下有求得病不死繫母罪行行來來田賈市漁獵盡喜

此狐貉以下有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母罪難出可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有憂不憂

此狐徹以下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抵罪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盼身節折以下有求不得病者死留繫有罪望行者不來行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內外自垂以下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留母罪難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不吉

此橫吉榆仰首俯以下有求難得病難起不死繫難出母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橫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內外自舉以下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橫吉上柱足盼內自舉外自垂以下病者卜日不其一其一日乃死

為人病首俯足詐有外無內病者占龜未已急死卜輕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足盼。以卜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毋傷。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索隱曰。按。諸先生所取。太卜雜占卦體。及命兆之辭。義難辭重。殆無足採。凡此六十七條。別是也。外者人也。內者

自我也。外者女也。內者男也。首俛者憂。大者身也。小者

枝也。大法病者足盼者生。足開者死。行者足開至。足盼

者不至。行者足盼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盼者不

得。繫者足盼。不出。開出其卜病也。足開而死者。內高而

外下也。

歸有光曰。此雖諸先生所補存之。可見太卜之舊。但似秦漢間書。非三代書也。

索隱述贊曰。三王異龜。五帝殊卜。或長或短。若瓦若玉。其肥已。其絲。後。續。江使綱。網。見。雷。宋。國。神。能。託。夢。不。衛。其。足。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八 終

